

國學大師陳寅恪

●康保延

讀書種子書香世家

陳寅恪（一八九〇—一九六九），為三十年代的國學大師，隋唐史權威，精通中、日、英、法、拉丁、希臘文和滿、蒙、藏、回、紇、西夏及印度梵文，學貫中西，曾研讀唐玄奘所譯佛經，發現譯錯之處甚多，蓋因他精通梵文之故。他和故前國防部長俞大維是表兄弟，俞氏曾說他是中國最後的「讀書種子」，因其所讀必至精通乃止。

陳寅恪在學術上的成就，蜚聲國內外，評價極高。而他的家世，更是治學世家，書香門第。

陳寅恪為江西修水人，他的祖父陳寶箴，詩文精妙，少負志節，曾在修水辦團練，抵禦太平軍。後由曾國藩延入幕府，

於一八九五年（光緒廿一年）荐功擢升湖南巡撫，任內力行新政，開辦湖南全省學堂，設警察署，開南學會，開礦，開航內河輪船，興辦全省工藝，猛勇精進，主政一年有餘，湘省的風氣為之全改。維新黨第二號人物梁啟超，和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譚嗣同，都被陳寶箴邀到湖南，創辦「時務學堂」，而在陳寶箴的支持之下，倡導民權自由，對清廷施政，抨擊不惜遺力，方使維新呼聲，響遍全國。陳寶箴屢蒙光緒皇帝嘉獎，一度有意召他入京重用。可惜戊戌變作，康、梁逃出國境而六君子就戮柴市口。慈禧太后重掌政權，下詔將陳寶箴革職永不錄用，而於一九〇〇年（光緒廿六年）病逝。慈禧下詔，說陳寶箴「招引奸邪，革職永不錄用，圈禁在家。」

陳父與康梁互唱和

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，字伯嚴，為清末民初著名的大詩人，新江西詩派的領袖。中年時期於南京建「散原精舍」，學界尊稱為散原先生，晚年自號散原老人。陳三立為清朝維新運動的中間分子，和康有為及梁啟超師徒頗多唱和，例如散原老人的那首：「康更生翁既返丁家山寄廬過訪不遇有詩見及次和二絕」，即云：

碧湖秋滿奈愁何，挂夢山亭放菊多。
盼到主人邀一舸，空攜大句壓風波。

鯨海狼區探幾何，征衫徒浣淚痕多，
對花遲我閑攜酒，夕照峰頭話劫波。

一九二三年一月梁啟超在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期滿，返回北平。行前向散原老人

索詩。散原老人便作了如下一首「任公講學白下及北還索句贈別」詩云：

辟地貪逢隔世人，照星酒坐滿酸辛。

舊游莫問長埋骨，大患依然有此身。開物精魂餘強聒，著書歲月託孤呻。六家要指藏禪窟，待臥西山訪隱淪。

散原老人的德配，為俞大維、大綱的

姑母。育有八子一女，個個都有為有守有成。名氣最響亮的如陳寅恪的長兄陳衡恪（師曾）是名重公卿的大畫家，七弟陳彥通是我國早期研究目錄學的權威，五弟陳彥和長住修水家鄉，詩文造詣最深，八弟陳登恪更是文名藉甚。他們全是清末民初的名公子，其中以陳彥通最富於公子氣質和名士作風，據說他由於時尚所趨，未能免俗，染上了阿芙蓉癖。某年政府突然明令發表他為江西省禁煙督辦，這在當時官場要算是上上的肥缺，陳彥通接篆後，不上幾天，就有他的好朋友懇切的勸他戒絕鴉片煙，理由是官箴攸關，他當禁煙督辦就該以身作則，否則會引人物議。陳彥通聽後卻啞然失笑說：

「為了做這區區的官，竟然要我改掉生活習慣，我可不幹！」

果然，他旋即劍及履及，掛冠而去，

到南京繼續研究他的目錄學去了。

陳寅恪文史造詣之深、涉獵之廣，與成就之大，素為文史界所公認。他自幼在家中受良好教育，打下深厚的文史基礎，且繼承家族傳統的民族自尊，對他一生有著重大的影響。加上他天資聰穎，學習勤奮，故其成就超凡出眾。

治學歐洲博覽群籍

及長，陳寅恪游學歐美，在著名學府如巴黎高等政治學校、哈佛大學、柏林大學，研習社會科學，尤專攻比較語言學。他能通多種語言，包括梵文、藏文、突厥文、西夏文、蒙文、滿文等古代文字，使他擁有極豐富的語言知識，更使視野廣闊。十九世紀的歐洲，歷史學、哲學、經濟學、社會學都有很大的發展。陳寅恪在歐洲研習，廣閱讀各家之說，所以對他的學術成長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
陳寅恪在歐洲時，哈佛大學有意聘請他任教，遭婉言謝絕，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邀請為導師，雖然他還想在柏林大學多修習一些國內缺乏的資料，但因他熱愛祖國，終於在一九二五年毅然回國應聘任國學導師，時與王國維、梁啟超、趙元任同

為清華四大名導師。嗣後歷任清華大學、西南聯合大學、香港大學、燕京大學、嶺南大學、中山大學等校任教，培養許多學者和知名專家，造就更多的弟子及再傳弟子。

回國任教治中古史

陳寅恪回國後，先講授佛經翻譯文學等課程，同時發表了多篇關於佛教以及邊疆民族的論文。他主要的興趣在於唐史和中古民族文化史。在三、四十年代，他的主要著作是魏晉南北朝、隋唐史的研究，提出很多很有價值的論文。他的兩部專著《隋唐制度淵源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論》被稱為隋唐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，英國享有盛譽的唐史專家崔瑞德(D. Twitchett)說，他主編的《劍橋中國隋唐史》每一章節，都得益於陳寅恪的研究成果。此外他又倡導以詩文證史，在史料學中開拓另一新領域，《元白詩箋證稿》是這方面的代表作。《論〈再生緣〉》和《柳如是別傳》是他晚年的主要著作。《論〈再生緣〉》除考證作者陳端生的生平外，並對彈詞體和陳端生的思想有不少精闢的論述，由一九五四年至「文化大革命」前夕，在

這十年中，除一度跌傷住院治療外，他幾乎每日都在寫作《柳如是別傳》。這是部皇皇八十餘萬言巨著，雖是以錢謙益眷戀的名妓柳如是為線索，卻論述明清之際的重大事件，引用大量詩文材料，考釋入微，有很多地方發前人所未發，這就是陳氏學術結晶。

陳寅恪曾對王國維學術評價云：「先生之學博矣，精矣，幾若無涯之可望，轍跡之可尋。」但很多學者認為用在陳寅恪身上也很恰當。

主張文化調和民族

陳寅恪曾自言：「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，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。」（《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》）陳氏的中國中古史論著，有關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方面的很多，所謂：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」，他認為中國中古史最重要者即民族與文化兩因素。唐代的最高統治階層，實出於形成於北周的關隴集團，此集團乃一以關隴地域為本位的胡漢混合體，所推行的政策即所謂：「關中本位政策，」他以此剖析北周隋唐史事，為國內外學者所信服，被譽為不易之論。而「關中本

位政策」，突以關隴為文化本位，借用周官舊文，以適應鮮卑習俗，藉此籠絡人心，便可知文化問題在我國中古史上的地位實不容忽視。陳寅恪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一書中，開章明義指出：「種族文化問題為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」，藩鎮是中唐以後最嚴重的問題，他又說：「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，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。」民族、文化問題既為中古史的兩個重要因素，兩者的關係又如何呢？陳寅恪在論北朝胡漢問題時說：「當時之所謂胡人、漢人，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，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的關係較輕，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。」（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）兩者相較，他認為文化尤其重要，而且民族之間的調和，文化又占主導地位，又說：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」，（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）即是此理。

漢魏以降，門閥政治居統治地位，士族固屬地主階級，而庶族亦非全是貧苦大眾，士庶之分主要的區別何在？陳氏認為：「所謂士族者，其初並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徵，而實以家學及

禮法等標異於其他諸姓。」又說：「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，不同於凡庶，而優美之門風基於學業之因襲。」（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）士庶的分野，文化是主要因素，其影響甚至超出民族意識，陳寅恪曾舉北魏的崔浩為例：「浩事拓跋珪，嗣、愍三世，竭智盡忠，而甚鄙非文化高門之劉宋，蓋由社會階級之意識，超出胡、漢民族之意識。」（《崔浩與寇謙之》）陳寅恪在他的著作中使用階級一詞，往往如同今日階層的概念。崔浩家族於鮮卑族入主中原時，沒有南渡江東投附非文化高門之劉宋，其主因是仍企圖在中原維持士族政治的統治，不惜與出身漢族寒門的劉宋對抗，這就是「社會階級之意識超出民族之意識，」也是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。他在論述文化的作用時，並沒有以為文化高超了一切，他仍認為文化「不能不有所依托，以為具體表現之用；其所依托以表裡者，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，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。」（《王觀堂先生挽詞序》）這段語表達了他對文化問題總的觀點，與文化決定論仍有區別。現在從文化論史者已很普遍，而昔年風行從政治論史之時，陳氏的研究成果，實轉移一時

之風氣。

對民族文化有獨見

何謂中國文化？陳寅恪說：「吾中國文化之定義，具於《白虎通》三綱六紀之說，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，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s者。」（《王觀堂先生挽詞序》）當今對文化所作的定義甚多。他將中國文化之定義定於三綱之紀的理想境界，即以倫理道德為文化的集中表現，以此為準則支配人們的行為和思想。《白虎通》之綱紀亦即儒家之綱紀，兩千年來雖不無變遷，然其核心卻仍深扎於中國人民之間，外來文化必須經過檢驗、或融合、或排斥。譬如佛教，陳寅恪指出：「釋迦之教義，無父無君，與吾國傳統之學說，存在之制度，無一不相衝突，輸入之後，若久不變易，則決難保持。是以佛教學說，能於吾國思想史上，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，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，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，若玄奘唯識之學，雖震動一時之人心，而卒歸於消沉歇絕。」「道教也不例外，」「道教對輸入之思想，如佛教摩尼教等，無不盡量吸收，然亦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，既融成一家之說之

後，則堅持夷夏之論，以排斥外來之教義。」「陳寅恪說：「此種思想上之態度，自六朝時亦已如此。」「由此他得出一重要結論：「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，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，在吾國思想史上，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，且亦歸歇絕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，有所創獲者，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。」「（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》）所謂「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」，即以本民族的文化為根本，外來文化必須經過吸收改造，融於一體，才能發生重大久遠的影響，既不排除，又非全盤接受。此論與中西用之說也有別，因為陳寅恪是從本質論文化的融合，此體用之說更深一層，而與今日強調要有中國特色的道理應是一致的。他在《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》一文中以語言為例，指斥《馬氏文通》強以印歐語系的文法規律為漢語言文法規律，說：「夫印歐系語文之規律，未嘗不間有可供中國之文法作參考及採用者，」但是「其他屬於某種語言之特性者，若亦同視為天經地義，金科玉律，按條逐句，——施諸不同系之漢文，有不合者

，即指為不通。嗚呼！文通，文通，何其不通如是耶？」又說：「由是言之，從事比較語言之學，必具一歷史觀念，而具有歷史觀念者，必不能認賊作父，自亂其宗統也。」「陳寅恪於此再強調關於文化，「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」的基本原則。他所以反復論述此原則，其意義絕不限於學習範疇。

一九三一年，在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時，陳寅恪著文對當時國文教學，「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內容，」表示不滿，又指出文化上的一些弊端，然後大聲疾呼道：「此重公案，實係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，」「《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》便可見他把文化與民族精神緊密相連，將文化與衰視同民族精神生死大事，這就是他注重維護本民族文化地位的根本原因。陳寅恪曾贈北京大學一九二九年級歷史系畢業生一首詩：「群趨東鄰受國史，神州士夫羞欲死。田巴魯仲兩無成，要待諸君洗斯恥。」（參考浦江清《清華園日記》）從學術交流的角度而言，到日本受中國歷史自無不可，但發展為「群趨」便是以東鄰為主了，這就使國中士大夫「羞欲死」，他訓勉青年學

子要洗雪斯恥，以維護民族自尊精神。他把文化與民族精神連在一起，這也是一例。

指王國維絕望自沉

一九二九年，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，關於王國維的死因，社會上諸多猜測，陳寅恪力糾眾說，以王國維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。他說：「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，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其苦痛，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；迨既達極深之度，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。」又說：「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；劫盡變竊，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，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，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。」（《王觀堂先生挽詞序》）由此可見，所謂「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」實繫文化、人格、國家民族於一身，生死與共，他在《挽王靜安先生》詩中有「文化神州喪一身」句，即是此義。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先生的碑銘中，特別表彰他學術上獨立自由的精神。他所謂獨立自由，意即不受俗諦所囿，堅持學術已見

，著意於創新，王國維是為其理想文化而獻身的人。陳氏的《王觀堂先生挽詞》，文辭工整，含義深摯，曾傳頌一時，不但顯示其國學功力深厚，又可見他於王先生「風義平生」的情感。陳氏一生奉行獨立自由精神，儘管他與王先生的文化觀不無差異，兩人同屬「文化凝聚人」則無疑。

明清遞嬗，不但政治變革，社會也因之而變動。柳如是生長於此時，初則為婢，又流落為娼，卻得周遊於名士之間，其舉止行為往往為當時婦女所不及。如明南都傾覆，柳如是勸其夫錢謙益死，謙益不死，柳如是便欲自沉，因被阻而未果。及後，又積極致力於復明運動。陳寅恪在《柳如是別傳·緣起》中說：「夫三戶亡秦之志，九章哀郢之辭，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，猶應珍惜引申，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，綢繆鼓瑟之小婦，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，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！」柳如是致力於復明運動，其思想行為當合乎儒家三綱六紀之義，即維護民族文化精神，而此種精神又是陳寅恪一貫倡導的，這恐是他竊十年之力為此「婉孌倚門之少女，綢繆鼓瑟之小婦」作長傳的主因。書

中議論與情感交融，又足以說明這一點。揣測而已，尚希方家指教。

一九九四年九月在中山大學舉行了一《柳如是別傳》與國學研究傳統學術討論會，參加討論會的學者就陳寅恪一生最大也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《柳如是別傳》，從創作的動機、主題思想、史實的創見、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進行了探討。目前對《柳如是別傳》專門研究的著作還不多，這次討論會除了對這部著作作全面的評價外，又從這部著作剖析陳氏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研究的方法。陳寅恪在學術界有崇高的地位，他的成就無疑是後學者應繼承的珍貴遺產，陳寅恪是根據這個宗旨匯集此次討論會的報告和論文而成。

身陷共區受到尊重

陳寅恪在對日抗戰後期，講學於國立西南聯大時，雙目幾近失明，因應英國劍橋大學之聘勉強赴英國任漢文教授，就便延醫治療眼疾，可惜未能奏功，抗戰勝利的消息傳至英倫，他興奮莫名，可惜國共內戰擴大中國大陸烽火連天，人民重陷水深火熱之中。一九四五年，他的眼疾惡化，臥病倫敦醫院，面對淒冷冬夜，百感交

集，賦七律兩首抒懷，詩裡可體會到他悲觀怨世的情懷，原詩如下：

其一：

沉沉夜漏絕塵譁，聽讀彥虛百感加。

故國華胥猶記夢，舊時王謝已無家。

文章瀛海娛衰病，消息神州鼓鼓笳。

萬里乾坤迷去住，詞人終古泣天涯。

其二

金粉南朝是舊游，徐妃半面足風流。

蒼天已死三千歲，青骨成神二十秋。

去國欲枯雙目淚，浮家虛說五湖舟。

英倫燈火高樓夜，傷別傷春更白頭。

不久，他應武漢大學之聘，回國任教，一九四八年轉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，大陸風雲變色，他是個雙目失明、兩袖清風的窮教授，無力攜家帶著逃離，而身陷共區。廣州陷共後，嶺南大學解散，他轉任中山大學教授。中共華南軍政大員葉劍英及陶鑄都有相當的政治修養，尊敬這位碩學大儒，對陳寅恪特別敬重，讓他在中山大學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，體諒陳寅恪體弱目盲，不必上講堂，而讓學生到他宿舍的客廳裡聽課。如所周知，中共一向是改革創新，視傳統為死敵，因此他所授的課程，在共幹看來，無一不是滿含「封

建思想」的「毒素」，於是陳寅恪的在「中山大學」任教，就形成了對中共的一大諷刺。尤其「中山大學」學生選陳寅恪課的特別眾多，每逢他授課時，除了他家客廳座無虛席，擠不進去的學生更伸頭踮腳，擠滿了他家的窗戶和客廳門口。這其中還不乏無數慕名而來，跟陳寅恪所授課程毫不相關的其它科系學生。讓學校的共幹為之側目，偏又拿他無可奈何。

論再生緣藉古寄慨

中共華南領導大員陶鑄，敬重文人，對陳寅恪備極優待。到了「文革」亂起，便成了陶鑄的「罪狀」之一，廣州紅衛兵發布「戰報」，猛鬥陶鑄在陳寅恪身上大作文章。該戰報指責陶鑄：

「陶鑄秘密勾結充滿反動思想的文人，如像中大歷史系教授陳寅恪，陳寅恪是革命陣營中的一株大毒草，陶鑄卻偏要格外的照顧他，優待他。因此，陳寅恪的那幢宿舍，不但闢有花園，而且因為他瞎了眼睛，還特地給他築了一條反光馬路，供他早晚散步，像這麼樣的浪費人民血汗，去照顧一個反動文人。我們要問陶鑄，他究竟是安的什麼心！」

陶鑄後來卒被鬥死，號稱「中共一支筆」的陶鑄，下場極為悲慘。而陳寅恪身陷大陸廿年，在雙目失明，失卻照顧的情況下，尤能不廢讀書與寫作，在妻子唐瑩及孫兒女協助下，由他口述，孫兒女記下，無需修飾，就是絕妙文章，一九五四年他的著作「論再生緣」一書，語多沉痛，輒起感慨，「再生緣」原是明代蘅蕪室所撰的一齣戲曲，漢武帝和李夫人的愛情故事，情節是李夫人臨歿，以漢武帝所贈玉鉤殉葬，後來漢武帝使李少君用術，跟李夫人芳魂相見。李夫人告訴漢武帝說：他將再生人世，在河間陳家，十五年後，再續前緣。漢武帝其後果然在河間得了一名美女，在她手中，還握得有李夫人殉葬的玉鉤，因此便稱之為玉鉤夫人。這麼簡單的故事，他竟寫成皇皇鉅著，除表現其個人的才氣外，更顯示他對中國傳統價值的堅持，他在論「再生緣」自敘中說：

「衰年喪目，廢書不觀，唯聽讀小說消日，偶至『再生緣』一書，深有感於其作者之身世，遂稍稍考證其本末，草成此文。承平豢養，無所用心，忖文章之得失，興窈窕之哀思，聊作無益之事，以遣有涯之生。」

「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，故文章亦臻上乘。再生緣一書，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，實由於陳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，能運用其對偶，排律之詞語，有以致之也。故無自由之思想，則無優美之文學，舉此一例，可概其餘。此易見之真理，世人竟不知之，可謂愚不可及也。」

「以陳端生之才思敏捷，當日亦自謂可以完成此書，豈知竟為人事俗累所牽，遂不得不中輟。雖後來勉強續成一卷，而決非全璧，遺憾無窮。至若神機早悟，俗累終牽，以致暮齒無成，如寅恪今日者，更何足道哉，更何足道哉！」

「又所至感者，則衰病流離，撰文授學，身雖同於趙莊負鼓之盲翁，事則等於廣州彈絃之瞽女。榮啟期之樂未解其何樂，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？」

字裡行間對紅衛兵文革之倒行逆施，剝奪人民自由表達深切的不滿與極端的憤慨。陳寅恪身處中共專橫統治之下，竟冒身家性命的危險，寫出非常難得鏗鏘有力的反對紅衛兵暴行的文章，這種勇氣和精神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陳寅恪不幸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逝世，享年八十一歲。（參採追憶陳寅恪）

戲言言戲續集

李能宏著

聖文書局總經銷，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

定價六百元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

又是一部戲曲鉅著，全書六百頁，珍貴照片百張
您看戲嗎？可以幫助瞭解劇情，您教戲嗎？可以當參考資料，您看書嗎？可以當故事書看，內容精彩，您一定喜歡。

六大內容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、台灣各劇團及票界演出，有精彩的評論和分析，態度客觀、理論正確，深受各界器重。

幾則懷念：四大名旦的艱苦學藝歷程，名坤伶言慧珠及童芷苓的滄桑史（言慧珠死後，大陸很少報導她的文章，筆者在國外及台灣搜集到片斷資料，而完成此篇報導）
幾則憶往：四維劇校（現改為中國戲曲學院）是青年軍二〇八師所成立的軍中唯一戲校，造就戲劇人材很多，此為該校最有系統的報導，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成立經過報導。

名伶介紹：後四小名旦陳永玲北京學藝滄桑及定居寶島的經過。四維之寶鈕驃的奮鬥史及其成就。台灣名旦徐露的神秘身世報導，台灣老生傅才唐文華的學藝過程。

名票素描：老票名票毛宗輅老當益壯，每年都演出精彩好戲，龍宇純教授及其愛女乃馨藝術精湛，父女北京獲獎。名票周純媚程派韻味濃郁揚名津沽，百年老校建國中票友眾多，人材輩出。博士票友朱婉清為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才票友。會計師票友黃惠英為票界奇才，海峽兩岸均享盛名。

名琴速寫：琴痴宋士芳的成功秘訣。青年琴師杜玉奇，技藝精湛，現在關島發展。小琴師胡曉楠前所未見的京劇神童，她艱苦的環境和學藝過程，本書有詳盡的報導。